

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小史

王宗欣 葛红梅 徐晶晶

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医学图书馆。笔者对该馆早期的历史予以简要的回顾。

1. 创建及沿革

1917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建立,1918 年即在洛克赫特楼(Lockhart Hall,是协和预科所在地)设立图书馆,美国人 Miss E. M. Gilfillan 任图书馆主任。因“事属草创,未免简陋,屋宇无非二楹,书藏不逾千卷,职员亦甚寥寥”,兼收医学和普通典籍^[1]。

北京协和医学院整体建筑 1921 年正式启用。1920 年工程尚未完全竣工时,只有前 3 楼交付使用,起名为 B、C、D 楼(即后来的 2、3、4 号楼),图书馆占用 C 楼(3 号楼)一层 3 间屋子,分别作为图书阅览室、现刊阅览室及期刊阅览室(存放近 10 年出版的期刊)。原来设于洛克赫特楼的旧馆仍予保留。至 1923 年,图书馆已有 5 人,包括主任甘百禄

(Marguerite E. Campbell),副主任步兰德,职员曹玉珍和宫镜仁,练习生赵庭范。

1925 年,协和医学院预科改由燕京大学接办后,设于洛克赫特楼的旧馆关闭,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自此开始向医学专门图书馆发展^[2]。

1928 年 9 月,清华学生会校务改进委员会发动了“清校运动”,以“把持校务,阻碍清华发展”为由,驱除了包括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在内的 5 名教授,戴志骞被迫辞职。受此运动波及,同是中国图书馆界早期活动家的戴志骞夫人(Julie Rummlehoff)也不得不黯然离开清华图书馆^[3]。适逢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甘百禄辞职,暂由中国籍馆员赵庭范代理之际,戴志骞夫人遂接受协和医学院聘请,担任该院的图书馆主任。

自 Miss E. M. Gilfillan 到戴志骞夫人,图书馆早期历任主任任职时间如表 1。

表 1 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早期历任主任任职时间表

时间	图书馆主任姓名	国籍	备注
1918 年 7 月—1920 年 6 月	Miss E. M. Gilfillan	美国	结婚回国
1920 年 7 月—1921 年 4 月	Miss M. A. Cook	美国	结婚回国
1921 年 4 月—9 月	Miss E. Wigmore	美国	因病回国
1921 年 9 月—1923 年 6 月	Miss L. Broomhall	美国	休假 1 年返国未回
1923 年 7 月—1927 年 5 月	Miss Marguerite E. Campbell(甘百禄)	美国	辞职
1927 年 6 月—1928 年 9 月初	赵庭范	中国	代理主任
1928 年 9 月—1936 年 10 月	Mrs. T. C. Tai, 本名 Julie Rummlehoff	挪威	又名戴罗瑜丽,戴志骞夫人

戴志骞夫人本名 Julie Rummlehoff,中文名又叫戴罗瑜丽,挪威籍人,挪威克烈斯丁逊大学校毕业,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士,曾任克烈斯丁逊图书馆助理员、克列斯希亚那图书馆馆员、纽约公共图书馆编目员、挪威国立农专学校图书馆馆长。1922 年 5

月,戴夫人因“对于图书管理深有渊源”,被聘为清华图书馆名誉职员。

戴志骞夫人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后,“对于馆务兴创改革之处极多,其荧荧大者,如加添著者号码;书片及书片袋本;《医学文献累积索引季刊》(Quarterly Cumulative Index Medicus)修改所有标题;扩展分类法;重编所有期刊,改善出纳办法,重订规则等”^[1]从图书订购、登记、编目、流通、借阅、保存,均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规范而又简洁实用,在当时中国图书馆界享有盛名。1933 年,北平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4.06.010

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课题“医科院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12R0114)

作者单位:100005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通信作者:葛红梅

图书馆李钟履先生曾来协和图书馆代理编目部长。李先生在馆半年,称“感余最深且使余钦佩不置者,厥为该馆之行政管理及整理图书之方法,既颇单简新颖,复极周密精当,谓为尽善尽美,未为过也”^[1]。1936 年 10 月,戴志骞夫人因图书馆购入前清御医、著名藏书家力均(轩举)先生藏书一事,与校长胡恒德产生矛盾,辞去图书馆主任一职。时人评价“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自 1928 年起,即由戴志骞夫人主持,迄今已 8 年之久,该馆内部组织以及管理方法均极完善,在吾国医学图书馆中堪称首屈一指,此等成绩皆戴夫人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所至”^[4]。

戴志骞夫人在管理图书馆之余,还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1922 年 7 月,蔡元培主持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戴志骞夫人即参加了“图书馆教育组”的活动,出席者有戴志骞、沈祖荣、杜定友、孙心磐、孙家治、洪有丰等,戴志骞任主席,他们都是中国图书馆界早期很有影响的人物。1924 年 3 月 30 日,戴志骞率先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这是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支持下建立的第一个完备的地方性图书馆协会,戴志骞当选为会长,戴志骞夫人也自然成为了最早的会员。1936 年,戴志骞夫人撰有英文论文《中国之医学图书馆》,被编入《中国图书馆》一书,在国际图书馆年会上散发^[3]。

戴夫人辞职后,原聘定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主任谭卓垣继任该馆,嗣因事变暴发,未克北来,故由时任编目部部长的赵庭范再次代理主任。赵氏供职协和图书馆多年,对馆内事务颇为熟悉,对抗战期间维持图书馆的稳定与发展,特别是馆藏文献的保存,做出了很大贡献^[5]。

2. 馆藏及其特色

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以收集生物、医学书刊为主,尤以外文期刊丰富而著称。

初建之时,藏书不过千卷。1920 年,罗氏基金会委托美国波士顿医学图书馆馆长包拉德氏(Bal-lard),代为购买医学书刊,加上当年接受了一批捐赠的期刊,使得图书馆馆藏得到极大补充。根据图书馆业务统计,1933 年藏书 5 万余册,而到了 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协和医院时,图书馆藏书已达 8 万余册。

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馆藏民国中文期刊 120 余种,其中不乏珍贵的期刊,如《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麻风季刊》、《协医校刊》、《中国护士报》等。

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还收藏有 10 多个语种的

5 000 余种原版期刊,其中有近 400 种是从创刊卷开始成套入藏。例如,1665 年创刊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824 年创刊的《柳叶刀》(*Lancet*);1857 年创刊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1887 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Chinese Medical Journal*,从《博医报》开始),1883 年创刊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即使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华医学基金会仍在美国继续为该馆订购代存外文期刊,到战后复校时寄回。少数缺断的亦已设法补齐。

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还收藏有 900 余种西洋医学史专著和外国著名医学家传记,1861—1867 年及 1886—1998 年北京施医院提交给伦敦会的报告,1918—1919 年的《协和年度公告》(*PUMC Annual Announcement*)、协和毕业生论文(英文)等,是研究西洋医学史、疾病史、学科史和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该馆有价值的特藏。

此外,该馆还收藏了 1 325 部中医古籍,内有 235 部善本书,其中绝大部分是明、清刻本,以及同期日本医学家手抄本,相当一部分是国内孤本。很多老一辈医学家和医史研究人员,都对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中医古籍收藏有深刻的印象。

关于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收藏中医古籍的情况,曾在协和中文部工作并受聘为协和医学院搜集医书的李涛教授曾于 1940 年 2 月撰《本院收集中文医书缘起》中做过详细记载,全文引述如下:

“民国二十四年,伍连德先生以所著《中国医史》就商,因谈及前清太医力轩举先生搜度中国医书甚富,其哲嗣舒东医师方拟脱手,当偕往观,并拟购置以供学人研究。事闻于林宗扬教授,因建议本院留置。遂由图书馆委员会委托姜文熙、张锡钧教授与涛三人负责进行。几经洽商,卒于次年以半购半赠协定下成议。吴宪与傅瑞士教授及戴志骞夫人对于保管设计多所赞助。计力轩举所收医书元明珍本多至三十余部,写本四十余部,日韩刊著本二百余部及其他数百部,共八百余部,其集藏之富,国内鲜见。四年以来,本院于补残编目之余,更陆续访购二百余部,益以原存百余部,于是蔚成大观矣。因念中国古代医学之真价尚无定评,本院得此宝藏,以供世界学人检讨,诚一幸事。将来发扬光大,自在意中。不禁为中国医学庆也。爰为之记。”

1939 年,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受美国罗氏基金会委员会之命,把所购买的全部中医书籍照像并制成缩微胶片运往美国。美国 2000 年以后曾将这些缩

微胶片复制出版,故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

正是由于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不懈努力,赢得了学界对它的广泛赞誉。协和人将本校的教授、病案、图书馆,并称为“协和三宝”。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也被认为是最大的医学图书馆。

参 考 文 献

[1] 李钟履. 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馆况实录[M]. 北京: 中华图

书馆协会, 1933:1-3.
[2] 赵庭范. 独具特色的医学图书馆[M]//话说老协和. 北京: 中央文史出版社, 1987:409-413.
[3] 韦庆媛. 图书馆学家戴志骞的激情与无奈[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0(03):21-26.
[4] 中华图书馆协会. 北平协和图书馆主任易人[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6,12(2):29.
[5] 中华图书馆协会. 七七事变后北平图书馆状况调查(续)[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16(3/4):17.

(收稿日期:2014-06-25)
(本文编辑:王振瑞)

· 医药史话 ·

北宋医家初虞世诊治邓王小考

兰台

《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初虞世”条云:“初虞世,字和甫,宋代名医。元符中皇子邓王生月余得痲疾,病危重,医束手无策,独虞世以为无可虞,三日邓王病愈。可见虞世深究《素问》、《难经》之理。著有《养生必用方》。”初虞世诊治邓王之事亦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初虞世,字和甫,以医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邓王生月余,得痲疾,危甚,群医束手,虞世独以为必无可虞。不三日,王薨。信乎医之难也”。《中国历代名医集录》未言资料来源,从文字看,很可能源于《老学庵笔记》

邓王患痲疾之事,在曾布《曾公遗录》中所记甚详。据《曾公遗录》,曾布从立冬之日开始记述邓王患病之事。

第 1 天,曾布得知邓王发病已数日,医者已用硫黄之类治疗,无效,并出现“小便不禁,大肠青”等症状。曾布曾患病,艾灸、服药均无效,后服“伏火丹砂”而愈,故向皇帝建议让邓王服用“伏火丹砂”。“上云:‘甚好。’众亦以为宜服”,可见皇帝及众人也认同曾布的建议。当日,曾布进献丹砂 10 粒,并“乞令众医官评议供应”。

第 2 日,邓王已服丹砂一两粒,但病仍发作。此后数日,邓王病情如旧,每日发作。

第 7 日,曾布云:“医官乐珍尝遇人,得丹砂有三种,有伏火七年者,有十年者,有十二年,臣前所进乃十年者,珍所有十二年药,臣未尝服,云更有功,乞宣召供药,仍先令众医官看验、评议供应”。于是邓王改服乐珍所供“伏火十二年”之丹砂。

此日,初虞世诊视邓王,云“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不足忧”。

第 12 日,“上谕皇子渐安,但微有风候尔”。
第 14 日,“上面谕二府云:皇子已安,喜见于色”。曾布云:“不独医官,中外孰不忧恐?今遂安宁,社稷之福。然医药及灼艾皆是有功之人,当厚赏。”当日傍晚,邓王薨。

初虞世诊治邓王的具体过程不得而知。初虞世为邓王诊疾系他人举荐,可知其并非宫廷医官,所以即便初虞世提出了治疗意见,能否得到实施,也值得怀疑。初虞世在《养生必用方》中曾记录其友王俊民妄服碧霞、金虎丹致死之事,告戒世人不可妄服碧霞、金虎丹。碧霞丹和金虎丹为宋代习用治风之药,碧霞丹药用石绿、附子尖、乌头尖、蝎梢;金虎丹药用天竺黄、雄黄、白矾、丹砂、天雄、腻粉、龙脑、牛黄。金虎丹中即有丹砂,所以,不论是医官使用的艾灸、硫黄,还是曾布建议的“伏火丹砂”,初虞世同意的可能性很小,故“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不足忧”当是违心奉承之语。

邓王患病到病死,有多人参与其治疗。先是医官,但自立冬日起,皇帝采纳曾布的建议,给邓王服用“伏火丹砂”,10 年者不效,改为 12 年者,直到邓王病死。关于邓王服用“伏火丹砂”之事,曾布在记述中 2 次提及“令众医官看验、评议”。不论是真心或是违心,从曾布的记述来看,众医官也同意了曾布的建议。显然,在邓王的治疗过程中,曾布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邓王的治疗。因此,虽然初虞世曾诊视过邓王,但其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故《老学庵笔记》所记并不准确,而《中国历代名医集录》所记更是有明显的错误。

(收稿日期:2014-09-23)
(本文编辑:王振瑞)